

儿时那一盏昏黄如豆的煤油灯

赵修翠（四川）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是真的白天，黑夜是真的黑夜。人类的祖先过着这样的日子，不知绵延了多少个世纪。

当有了火。火堆、火把点亮了黑夜，驱散了恐惧，送来了温暖。

当火堆、火把变成了油灯。油灯的光延长了白昼，缩短了夜晚。

再后来，油灯又变成了电灯。白天和黑夜的界限彻底被灯光模糊。

不过，此时，记忆中儿时的那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却越发清晰、温暖、可爱，令人难忘与怀念起来。

小油灯的光昏黄如豆点大小，从山林里、平坝上，从一扇扇半掩的门户中柔弱而又顽强地透射出来，在广袤的地球表面闪烁，时明时暗，若隐若现，亦如浩瀚苍穹里的星斗。

拉近某一豆点的距离，蚊蛾从暗处飞来，朝着灯光最亮的中心扑去。

藉着光，一个小孩深埋着头，双手趴在刚刚擦去了饭汤渍的木桌上，飞快地写着作业，笔尖划过纸张在静夜里发出沙沙的声音。

母亲也紧挨在一旁，藉着光，飞针走线，纳着鞋底和鞋垫，或者往衣裤的破缝上比划着缝上补丁。握着针的手臂弯不时抬起来，轻盈而娴熟地划过浓密的黑发，那一闪的阴影晃过窗户和矮墙，那是母亲在蘸取头皮与发间的油，给针尖润滑。

瞧见孩子的头埋得更深了，母亲就把灯往孩子的前面推一推，或者顺手用针尖把灯芯上的小黑点挑拨一些下来，或者直接用剪刀剪去已经烧焦的灯芯头，灯光顿时就亮了一大截，屋子里其中它陈设在孩子和母亲的身后活泛起来。

孩子抬起头来，与母亲的目光相遇，只淡淡一笑。

再埋下头时，一缕头发不小心就从脸颊滑落，被灯火燎着，“噗吡”一声冒出一丝黑烟和一股烧焦的味道，孩子迅疾用手捏住一摻，抖落黑灰，将剩下的硬硬的发尖，又勉强别到耳后。

那时，心中已播下囊萤映雪、凿壁借光，还有小学课文《八角楼上的灯光》里面的故事的种子。

光，预示着理想、追求、勤奋、学识和未来。

记得油灯最初用的油是桐油。

没有见过桐油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但见过桐子树、桐子花和桐子果。常听大人告诫小朋友：放牛娃儿莫要夸，三月还要冻个桐子花。那意思是“乍暖还寒时”，脱减衣服要慢慢来，倒春寒会让人感冒的。

也曾和大人一起搞过捡过桐子果，堆放在阴暗潮湿的牲畜棚里，让其发酵、辟烂，等小商贩走乡串户时收走，或者自己趁赶场（集市）时挑去卖了。

再后来，油灯用的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

的煤油。其实当时大家都习惯叫它“洋油”。那时还有很多物品名字的前面都有一个“洋”字。长大后才知道，那些是漂洋过海从国外进口来的。桐油是本土的、传统的。

那时，物资极度匮乏，定量供应。煤油也是要凭票拿钱才能买到的。那时，买油一般不叫买，方言中叫“打”，“打油”“打酒”“打醋”，似乎买水状的东西都可以叫“打”。买做衣服用的布料，也不叫买，叫“扯”。买肉叫“割肉”。方言中的动词对动作描述形象且精准。后来普通话什么物品都用买，买卖就只剩下交易关系了。

油一般都不够用，用完了，邻里间可以相互借，但借了必须要还。因此，使用时总是精打细算。趁天还未黑，大人就催着生火做饭，催着小孩完成作业。只要有微弱的天光，就不会点上油灯。遇到有月光的夜晚，那就是最幸福的夜晚，打开门窗借着月光做饭、吃饭、聊天、玩耍，可以晚一点上床睡觉。

没有月亮的夜晚，只有孩子看书做作业和大人缝补时才点上灯，总是麻利地做完，然后催促着吹灯睡觉。

记得上小学四五年级时，转学至乡小学。因为离家远就同几个同样离家远的同学选择了住校。晚上，几个人把前后桌子拼起来，围成一圈，轮流使用油灯，今晚用你的，明晚用我的，一起学习。

灯油也可以用菜籽油，但菜籽油主要供人吃，那年头哪舍得！

盛夏来一盘火锅

雨舒（四川）

盛夏，来都江堰避暑的人越来越多，总有一处美景或美食让人难忘，比如两河的竹筏，虹口的漂流，七里诗乡的竹里林间，南桥的夜啤酒，柳河边的小吃，浪漫的蓝眼泪，仰天窝的大熊猫等。但我却爱上了柳风岛的火锅，在那样的环境和阵势下大啖火锅，确实别有一番风味。

朋友小朱在岛上工作，于是便约了三五好友去玩耍。柳风岛与其说是岛，不如说是集吃、住、游、玩为一体的大型休闲娱乐场所。虽然是盛夏，但我们还是急匆匆的来了。扫码进园后，便登上了环岛而行的火车。经过萌宠乐园小动物们的欢迎，路过星海粉红沙滩的回忆，与湖里的快艇并驾齐驱，把岛游了个遍。然后又兴致勃勃地登上了观景楼，把全岛的风貌尽收眼底。

放眼望去，园内流水潺潺，岛屿挺立，索桥摇曳。李冰创建都江堰后，“乃自堰堰上分穿羊摩江，灌江西”，黑石河便由羊摩江即现在的沙黑总干渠分流而出。河水引入入园后，便形成了岛中有水、水中有岛的景象，诠释着上善若水之思路。而中心地段耸立的圆形土楼，也颇有福建永定土楼的意味，还有

那各色的蒙古包、儿童乐园原始部落、水榭、索桥、烟雨楼，无不如一个五个彩饰物镶嵌在一条河带上。

几个小时下来，我们已游得汗流浹背，饥肠辘辘了，但小朱说还要等一会才开饭，我们只好拖着疲惫的身躯继续闲逛。

火辣辣的太阳终于下山了，小朱这才带着我们来到了银湖边的水月洞天。此时台阶上的几十张桌子已坐满了食客，阵阵香气扑鼻而来。穿过此起彼伏的喧哗声和座椅，我们来到了略高几个台阶、位于大厅正中间的8号桌，望过去正好对着银湖中央的水榭舞台。原来小朱是别有用心啊，早已为我们安排好了这最佳位置，以便边吃火锅边看演出。那一刻，我们的内心是感动的。

恰到好处，刚刚把毛肚、黄喉、嫩牛肉、虾滑等从沸腾的锅里捞起，对面的歌舞就开

始了表演。一曲《美丽的心情》合着欢快的舞蹈，映衬着岸边的灯火和火锅的沸腾与麻辣鲜香一起弥漫开来。这时我和红儿、田妃已顾不了那么多，丢下淑女状，大快朵颐地品尝起来。一块块鲜嫩可口的牛肉、毛肚、黄喉、菜蔬跳进了油碟或干碟，在我们的不停的举箸中，片片减少。所有的需求都被这香气四溢的火锅所抢占。一阵狼吞虎咽后，才慢慢地把目光投向了舞台。

这时，四周突然安静下来，云雾缭绕中，一叶小舟缓缓地 from 银湖右边划来，船上—青衣女子衣袂飘飘地立在船头，把—柄长剑舞得行云流水。那刚中有柔、柔中有刚的剑姿，把—湖碧水搅得波涛万顷。

筷箸停在了嘴边，眼睁睁地望着湖中央，还没缓过神来，小船便载着伊人飘然而去。四周又热闹起来，我们跌落到现实，又回

职场故事

望月鳝

唐弋云（四川）

话说在那子虚国有个乌有县，新来的县令刚刚走马上任，就碰上了一桩奇案。

被告的是乌有县治下的贾家村里的王屠夫，击鼓鸣冤的是同村贾混子的母亲，她拿着件染血的衣裳告王屠夫假借请客吃饭毒杀她的独子贾混子，边骂边吐唾沫，像是恨极了王屠夫，只是在哭她的儿子时却雷声大雨点小，那件染血的衣裳也有股怪味儿。传一起吃饭的证人作证，那证人神情惶恐，说话颠三倒四，弄了半天才问清楚是王屠夫自己带菜请贾混子到证人的船上吃饭，酒是贾混子从自家拎来的老酒，证人推说自己只顾着喝酒马上就醉了昏睡过去，什么也不知道。问王屠夫为什么请客吃饭，支支吾吾一看就是不肯说真话。问证人为什么请客吃饭要到他船上，也是满嘴搪塞。

因为双方的证词都含糊不清，除了那件带怪味儿的血衣，贾混子是生是死也没个定论，县令不得不一拍惊堂木，暂且退堂。

退堂后县令叫了几个机灵的衙役去传问贾家村的村长，同时探访下王屠夫和贾混子有没有仇怨，家里有什么事儿。在翻看案子的记录时，一个老道的师爷突然发现什么，拍手大叫“原来如此”。

不必县令询问，师爷自己就说出了口。原来他发现王屠夫带去的菜是烧鳝鱼。此地鳝鱼颇多，乡人常常捉来清蒸爆炒，即为佳肴。然而又有传说有一种怪鳝，蛰伏于田间，甚至出没于坟家，每至中秋月圆，便抬头望月，直至月落，因此得名“望月鳝”。此鳝虽少，万中有一，但却奇毒无比，据说人一旦食用中毒后无药可治，最后会诡异地化成一滩黄水。茶

馆的说书先生也曾讲过几百年前的某某大老爷曾经断过有人误食“望月鳝”化为黄水而厨子被当成下毒者案子的故事。

听师爷说完，周围的衙役们纷纷佩服不已，可县令却觉得并非如此。不过他还是去提问了王屠夫，几经周折，最后王屠夫才松口说是自己捉的鳝鱼，虽然这条鳝鱼身披花纹头似长角，但他以前也吃过好几条同样的鳝鱼。师爷和衙役都觉得王屠夫捉的鳝鱼毒死了人想要狡辩，县令也难以判断，因为审问时王屠夫实在是不老实。

被派去的衙役们带着村长回来了，一起带回来的还有被当作证物的一盘烧鳝鱼。贾家村的村长告诉县令，贾混子好赌欠债，时常跟“船上的人”做“不用本钱”的生意。那个证人就是“船上的人”，干的是些买卖人口的事，在附近恶名昭彰。王屠夫跟两人都没什么联系，更别提有什么仇怨。因为之前关注的就是“望月鳝”的事，抱着宁多一事不漏一事的想法，县令索性就去请了药堂坐诊的老大夫前来辨认带回的剩菜。令人惊讶的是，老大夫辨别出了菜里有蒙汗药，却并没有什么能将人毒死的毒。案子陷入了僵局。

第二天县衙收到报告，说有人在贾家村下游的甄家村的河道里发现了一具无名尸体。那具无名尸体经过辨认正是贾混子，而验过后发现他没有中毒迹象，是溺水溺死的。事情到了这里，来县衙围观判案的闲人们都觉得这案子实在古怪，可是县令却镇定自若地一拍惊堂木，胸有成竹地宣人上堂。

县令一问原告贾氏在报案时是不是知道自己的儿子原本打算假死脱身，并且讹诈王屠夫一大笔钱。二问证人是否由贾混子牵线认

识王屠夫，并打算伙同贾混子一起讹诈王屠夫。三问王屠夫是不是打算卖掉妻子。三个问题都让围观的人群脑子越来越浑，连师爷和衙役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问。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堂下三人皆是惊慌不已，看样子必定是戳中了要害。

县令一拍惊堂木，说出了案件的真相，并将三人——按律治罪。

原来王屠夫嫌弃妻子多年不孕，想要将妻子迷晕卖给“船上人”，用这笔钱去买一个能生孩子的。可当他把迷药带回家时却正好被妻子瞧见，就谎称这是一包调料。王屠夫找到了贾混子牵线认识了证人，准备到船上商量价钱。为了显示妻子手艺好以便提高卖价，王屠夫让妻子把自己捉的鳝鱼烧成一道菜带去给贾混子他们吃。谁知道妻子在做菜的时候顺手放了些“调料”进去。王屠夫好酒，很快被贾混子带的酒醉倒了。贾混子看见王屠夫带来的菜是烧鳝鱼，脑子里灵光一闪记起来当地的传说，与船上人合伙准备讹诈王屠夫一笔钱，顺便还能假死逃债。于是贾混子脱下自己的衣服，把船上原本准备做菜的新鲜猪血抹在了衣服上，为了跟传说中的一样，还撒了泡尿在船上充当黄水。贾混子跑回家中跟老娘通了气儿，之后趁着夜色，他仗着自己水性好直接跳下水想抄近路离开，谁知道蒙汗药正好发作，于是溺死在河里，最后漂到下游甄家村。第二天船上人发现贾混子没了消息，加上他自己昨晚上莫名突然昏倒，感觉是出了问题，没去讹诈王屠夫。哪知道贾混子的母亲以为船上人害怕了，直接跑到船上偷了“血衣”去县衙控告王屠夫，想着案子反正破不了，反而能让王屠夫“花钱消灾”。哪知道隔天甄家村就发现了她儿子—命呜呼。

县令对围观的人群说，此案不过是假借传说之名，行讹诈之实。“望月鳝”剧毒，无法证实；人心之毒，虽夫妻亦可绝恩义；心生贪欲，终自食恶果。诸位不可不慎之。

记忆中，我家的油灯是用玻璃墨水瓶或者药瓶自制的，灯芯是用棉线搓制而成。手拿油灯走路时总是小心翼翼，十分害怕脚一颠手一抖，油就从瓶口浪了出来。打翻了油灯打倒了油，那是要受到严厉的呵斥和责骂的，甚至是要挨打的。

如今，有了专门的书房，有了满室通透的电灯光，却再难感受到光的存在和它存在的重要意义了。

从乡村到城市，其中，不灭的灯光便是城市最大的特点。

日本电影《生存家族》就构思了一个全球停电后，一家人不得不开启从城市退到乡村（自然）的冒险之旅的故事，故事发人深省。

几年前，去到杭州，想看看西湖的夜景，想象着璀璨灯光的美丽。结果看到的是黑黢黢的夜色。听人说，晚上关掉灯光是环保的需要。植物白天在日光下光合作用，晚上如果也开着灯，就会破坏植物的生物钟。

当时我无比疑惑和感慨，是什么让人类的胸襟变得博大起来的呢？是生活的物质水平达到了足够的高度还是自身的欲望得到了足够的满足？我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从能博爱动物，到能博爱植物，总要有一段经历，或短暂或漫长。

如今，煤油灯已被时代淘汰，但灯和光一直还在。

我们一定要坚定地相信，相信灯光，相信它能指引我们走向光明的正确的未来。

到了酒肉中，回到了火锅的鲜香中。美女加才女的红儿拈着一块豆腐凝视着，随口吟出了“莫将腐乳等闲尝，一片冰心六月凉”的诗句，小朱说这些豆腐、虾滑、酥肉等都是自家制作的菜品，而非街上买的大路货，我和田妃由衷地称赞，难怪如此好吃呢，随后筷子更是不断地伸进锅里。

众人吃喝听唱，直至最后一个节目香妃谢幕，火锅的高潮还没有结束，一碟碟菜蔬在红汤中上下翻滚，左右的食客们行拳猜令，好不热闹。兴盛于巴蜀的火锅，在日益丰富的食文化中，不仅长盛不衰，还多了更多的吃法。像这种五十多张桌子摆在湖边，几百人同时开战，边看表演边大啖火锅的架势，恐怕只有在山水俱佳的柳风岛才有。

饭后，在园里游逛着，到处彩灯点点。此时的柳风岛，退却了白日的热辣，宛如一位美丽的女子，隐约在夜幕里。随着小朱的指引，我们来到了一片水域——亲子乐园耍水区。望着水里欢呼的大人和孩子们，望着浪花四溅的冰凉，我们毫不犹豫的跳了下去。



廖鹏 1964 年生于四川都江堰。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成都蜀都书画院副院长、四川开明画院副院长、都江堰市美术家协会主席、成都市美术家协会理事、花鸟画专委会副主任。



投稿邮箱: 763358734@qq.com

总第 99 期

锦里诗苑

一个叫纳溪的地方（外一首）

田园（四川）

亚热带的季风春恋美酒
吹过合江与叙永
吹过江安和江阳
吹过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吹到长江之南
聆听千年菩提的私语

它说，蛮夷纳贡出此溪
这是遗落的明珠
滋养一方沃土
海纳百川的精华
生成叫纳溪的地方

陌上的少年
一口泸州方言
聊着云溪温泉和凤凰湖
当然，还少不了
用梅岭茶山的茶
驱散六月的流火

龙湖水香

风过泸州，一路酒香
输入坐标去破译乡愁的密码
泸州 纳溪 上马镇
龙湖水乡的主人说
乡愁就是花香、水香和茶香

天气晴好
吴三桂的墓墓是否可见
斑竹林疯长
掩藏住金色的扁担
盗墓者抓狂

红土杉虽然珍稀
在这里甘之若饴
甘愿做黄龙湖的侍者
二十四小时供氧给生灵

桃花源春风不再
桃却又脆又甜
一声令下：摘桃子啰
猴子猴孙便爬满了山腰

玫瑰，用枝条串联起爱情桥
敢于踏上桥板的人
无论老少
都是帅哥和美女

夜的篝火冲天而起
歌声伴着音乐腾空
龙湖水香，用烧烤就着啤酒
以自己的方式款待远方的客人

至于森林探险
就留给那些爱好者吧
让他们尽情领略惊险与乐趣
我独爱那残荷
只因她把魂
留给了那片荷塘

参观建川博物馆

王顺用（四川）

是“九·一八”一颗流弹
击中了我的双腿
还是敌机残骸，依然
震耳欲聋

每挪动一步
我都步履缓慢，十分小心
我真的不愿
惊扰烈士安睡的靈魂

我看见刀鞘，早已锈迹斑斑
我看见刺刀，依然寒光闪闪
那些残破褴褛的血衣
更让我屏住喉咙
难以呼吸！

穿过历史的天空
在安仁古镇，一座民间博物馆里
我就像那架灰尘蒙蒙的望远镜
看见多少抗战的烽火
我更似那被洞穿的军用水壶
早已流不出：一滴泪水

不论明天搭乘哪一列车离去
此刻，我都应停下脚步
静心铭记！
不论岁月如何飘逝
此刻，我都应真诚地鞠躬
庄严行礼！

温柔的眼睛

穆于安（四川）

谁也没有告诉我爱情是什么
你们只是坐在那里
用温柔的眼睛看我
我觉得我是你们的孩子
目睹着一场温柔

我们什么也不做
只是坐在临江西路聊天
我什么也不做
只是和你们聊天
那两双温柔的眼睛
我大笑的时候你们也笑

你们靠在吧台上方
用温柔的眼睛说话
我像一个孩子在温柔里沉没

我亲眼见证了一次爱情的过程
我生在煤桌上望着两双温柔的眼睛
你们背靠着咖啡吧台
用温柔的眼睛说话
在南河边
我感到幸福
因为你们此刻相爱